

三月十八日清晨兩點半，我在酣睡中驟然醒來，頓時感到有epigastric pain及 nausea，馬上下床服了家父自配的Antacid powder，此種被隣里親友譽為萬靈仙丹的白色粉末，果然使得我重入夢鄉直至天明。不想隔日清晨四時許，“歷史”重演，我也依樣葫蘆，雖然這antacid powder仍使我安渡晨曦，然而已自覺有異。果然十九日上午十點半實習中，感到不大舒服。且在右上腹部感到burning pain，雖無vomiting但卻nausea及belching兼而有之，此時並不把它當一回事。可是到了下午四點，這惱人的feeling又重現了，我下意識地覺得它是Hunger pain，跑到福利社吞下一塊麵包及一瓶牛乳，pain竟消失，這種情形在20日仍無改變，所以在這天到藥房買來Kowa's cabagin-u服用，因自己已肯定被peptic ulcer所纏，並一度想到打solco廠出品的Solcoseryl inj，但又想到沒有確定的診斷之前，打針服藥非僅可能無效尚且有害身體。所以決定21日作一次澈底的Rentogenographic examination。

這個時期剛巧在空總實習，爲了種種不便，決定到NTUH去，因有一個好友在該院X光科當R-II。經過Fluoroscopy後，這位老友的診斷爲duodenal bulb inflammation，並無ulceration的跡象，並囑下個星期一去看X光片。經過此兄如此一提，不覺幾日來的苦惱一筆勾銷，恰巧這天是週末，來了一位遠道的朋友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，整個禮拜天陪這朋友到處玩，真奇怪，這一整天竟然沒有感到絲毫不適。

23日起改到市立醫院內科學習，清晨起床，飲食大便一切如常，九點鐘準時到醫院開始工作。到了十點半，正在爲一位初診病人作History taking時，開始覺得肚痛如絞，自身的感受使我開始恐懼，因爲此次的pain sensation與以往幾次迥然不同。

。起初倒還忍受得過，但約過了十分鐘我不得不放下工作，在病人面前求助於內科陳主任，在陳主任作inspection, palpation後拿了一顆hypnotic tablet令我吞下，並允我到醫師室休息。不知是drugs效力抑或lie down may relieve the pain，廿分過後，我又到門診處想繼續工作，可是到來不久colic pain重又來襲，不得已又走回休息，可是這次情況加重，雖然緊縮雙腿，可是pain不僅沒有減輕，而且soon spread over the abdomen，還有glistening with beads of perspiration，我不得不求一位同學請來陳主任作第二次的診視，陳主任又請來了外科柯主任，在這時候，我痛得幾近shock狀態，只見許多同學在我身旁，有的量血壓，有的量脈搏，有的脫我衣服，有的給我墊枕頭蓋氈子。在兩位主任商量下我被送到X光室，又被送回休息，這時pain似乎稍輕，幾分鐘過後film在幾位醫師及同學研究下，只看出left diaphragm稍昇，此時外科陳主治醫師也來了，他要我等到下午兩點鐘再照第二張片子，但這期間必須nothing by mouth and narcotic agents (morphine) should not be given。這段時間內，同學們輪流午餐以便看顧我，直到下午一點四十分，要命的colic pain又來了，在忍無可忍之下，陳同學循我要求爲我打下了一針narcotic inj。兩點鐘不到，同學們又到X-ray room催着工作人員，第二張film幾分鐘後又在幾位doctors及clerks審視之下斷定是“perforation”。於是我的廿三年以來，首次被迫走進operation room的命運決定了。

下午三點半我衰弱地躺在手術台上，只知柯主任決定給我作全身麻醉，在護士小姐給我打下了第二針以及just breath through the mask, inhaling some of the ether之後，我已loss of consciousness了。等到我真正清醒過來，據說已是隔日清晨二時許。



當我睜開合了剛好十個小時的兩眼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雙頰掛滿淚珠的媽媽，爸爸及叔嬸還有許多同學把床四周都圍滿了，當我曉得手術已順利完成而那時又是清晨兩點鐘時，我盡不住淌下了感激的眼淚。

以後我從同學口中知道我手術的一切經過以及作Billroth II subtotal gastrectomy後，切除的那三分之二好胃同學拿來給我看時，只見後壁有穿孔，而前壁有潰瘍，兩個lesion恰好重合。(Kissirngnlcoer)在我腦海裡一種冥想忽然掠過，上帝創造萬物為何那麼奇妙？又為何那麼柔弱？只為那小小的一個洞，竟然使一個平時遇事毫無所謂的我，痛得搶天呼地？可是在我剛被推進手術室時，有一位同學附在耳旁要我不怕，我微笑的回答了他，那時我想上帝既然創造了人，絕不會造的太軟弱，以至經不起在肚子上開了一縫就……。

我又從雙親口中知道在我危急時候，同學們有的為我掛號，有的找來了住在台北的六叔，有的打電話通知了住在遙遠南部的爸媽，而且在我手術後昏迷未醒時，同學們寸步不離，犧牲了上課時間，晚餐，及睡眠……。我心想無言的感激可能是最好的表達感謝的方法。我笑着對爸媽說：「在家靠父母，在外靠朋友，想不到現在在外邊，既靠朋友又靠您倆了。」

手術及其後的經過可說極為順利成功。52小時後有gas passed by anus，一週後拆線，第十天首次下床走動。雖然這期間忍受到的nasogastric tube以及hungery的滋味真不好受，但是起初的飲食和大小便，一切均須爸媽的「服侍」，內心所感到的歉疚，更不是滋味，可是我還有什麼辦法呢？

手術後的調養，因為爸媽是內行，自己又懂得一點點，所以體力恢復極為迅速順利，兩週之後就

出院了。住院期間忝蒙徐院長和胡董事長親臨榻旁探視並贈鮮花奶粉，心想師長如此厚愛，他日何以報答，內心不盡惶惶。同學親友之中，有每日必來探病的，有聞訊遠道趕來，有的居然也學會了客套帶來了鮮花水菓，有的帶來了一大堆書刊雜誌，要解我過分的無聊。探病雖須藝術，被探者亦須稍有要領，才不會使好心的探病者，有「虛此行」之感。譬如同學之中多半知我病情，所以來了很少問起病況，雖然問起，只好一切從簡。而一些親友，倘若遠路趕來的，雖至少已像教授講述講義似地贅述幾十回，我仍必須誇大一些，而且加重病勢的危險性，才使得他們覺得不虛此行而滿意地回去。有的非常熱心，倘不使他們幫點小忙，似乎不肯走開，即使走開亦會不愉快，為使他們覺得功德圓滿，口雖不渴也要請他們喂幾口開水；自己作「扶起嬌無力」狀。有些道貌岸然，見我即將脫離苦海，不免悟出佛門大道，臉上愈發嚴重，一言不發愁眉苦臉，甚或詭異而喊「死不了了」。對這種朋友，將來我還要借重他，因為我想他除了探病之外，最適於守屍。

要說這次的大病，可以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」而蔽之。至少就如科主任在週診時，特地提醒說：「在學生時代，被整一下也好，如此親身體驗病人的苦痛，以後才曉得如何對待病人，病人呼喚時才會勤快一點。」同時在兩週間，我學會了愉快地調整自身的行動與心緒，來適應事實所造成的逆境。可是遺憾的事也免不了，手術後科主任與陳主治醫師，當同學面前宣判了我的罪刑，從此我將被摒棄於我們國家任何軍種的門外，因為我這刀下餘身，已被目為殘廢了。還有想像中的未來生活，都有幾分不勝惶惑。尤其在今後半年內，當看到滿桌的山珍海味，還有那令人陶醉的啤酒，今昔之感總不能不油然而生了。

